

小城三月

—— 短篇小说

萧红 / 著

❖ 中国文坛最独特的诗化小说
❖ 喜欢一个人走夜路的女子，生命
在文字中燃烧
❖ 她太爱这个世界，世界并不爱她。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小城三月

—— 短篇小说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编辑凡例

一、本全集收入作者 1932 年至 1941 年的各类作品（含部分书信），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、书信编排。小说部分，按短篇小说、中长篇小说分别编排。同一文体的，按作品最后完成的时间来编排，作品没有完成时间的，按作品发表时间编排。诗歌部分，有完成（或发表）时间的按完成（或发表）时间编排，无完成（或发表）时间的按作者自编诗稿的先后顺序编排。

二、作者已结集出版的作品，按结集时的初版本编校，部分结集作品编校时参考了其他版本；难以寻觅初版本的作品，按权威版本编校；未结集出版的作品，按首刊本编校；未能找到首刊本的作品，按权威版本编校；未公开发表的作品（诗歌、书信），按作者生前留下的文字编校。

三、部分结集作品初版时有《序》、《读后记》、《后记》等，为保留原貌，这部分文字一并保留，并加注说明。

四、由于时代的关系，作品中的部分词语、数字、计量单位、标点符号以及篇末的写作时间等，与现代汉语规范用法不尽一致，为了保留作品的原貌，一般不作改动。对个别讹误的字句、标点，编校时

作了修改。

五、作品篇末的写作时间，系作者所加，有个别篇目的写作时间标注有误，编者不作改动，另外加注说明。篇首题注、首刊日期、报刊名、署名等，系编者所加。

六、全集的注释，保留原作注释，编者作了部分新注。原作注释标明“原注”，未标明的为编者注释。

编者

2010年1月1日

王阿嫂的死^①

一

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霜。山上黄了叶子的树，在等候太阳。太阳出来了，又走进朝霞去。野甸上的花花草草，在飘送着秋天零落凄迷的香气。

雾气像云烟一样蒙蔽了野花，小河，草屋，蒙蔽了一切声息，蒙蔽了远近的山岗。

王阿嫂拉着小环每天在太阳将出来的时候，到前村广场上给地主们流着汗；小环虽是七岁，她也学着给地主们流着小孩子的汗。现在春天过了，夏天过了……王阿嫂什么活计都做过，拔苗插秧。秋天一来到，王阿嫂和别的村妇们都坐在茅檐下用麻绳把茄子穿成长串长串的，一直穿着。不管蚊虫把脸和手搔得怎样红肿，也不管

① 该篇首发何处不详，收于1933年10月出版的文集《跋涉》。

孩子们在屋里喊叫妈妈吵断了喉咙。她只是穿着，穿啊，两只手像纺纱车一样，在旋转着穿……

第二天早晨，茄子就和紫色成串的铃铛一样，挂满了王阿嫂家的前檐；就连用柳条编成的短墙上也挂满着紫色的铃铛。别的村妇也和王阿嫂一样，檐前尽是茄子。

可是过不了几天茄子晒成干菜了！家家都从房檐把茄子解下来，送到地主的收藏室去。王阿嫂到冬天只吃着地主用以喂猪的乱土豆，连一片干菜也不曾进过王阿嫂的嘴。

太阳在东边放射着劳工的眼睛。满山的雾气退去，男人和女人，在田庄上忙碌着。羊群和牛群在野甸子间，在山坡间，践踏并且寻食着秋天半憔悴的野花。

田庄上只是没有王阿嫂的影子，这却不知为了什么？竹三爷每天到广场上替张地主支配工人。现在竹三爷派一个正在拾土豆的小姑娘去找王阿嫂。

工人的头目，愣三抢着说：

——不如我去的好，我是男人走得快。

得到竹三爷的允许，不到两分钟的工夫，愣三跑到王阿嫂的窗前了：

——王阿嫂，为什么不去做工呢？

里面接着就是回答声：

——叔叔来得正好，求你到前村把王妹子叫来，我头痛，今天不去做工。——

小环坐在王阿嫂的身边，她哭着，响着鼻子说：——不是呀！我妈妈扯谎，她的肚子太大了！不能做工，昨夜又是整夜的哭，不知是肚子痛还是想我的爸爸？——

王阿嫂的伤心处被小环击打着，猛烈的击打着，眼泪都从眼眶转到嗓子方面去。她只是用手拍打着小环，她急性的，意思是不叫小环再说下去。

李愣三是王阿嫂男人的表弟。听了小环的话，像动了亲属情感似的，跑到前村去了。

小环爬上窗台，用她不会梳头的小手，在给自己梳着毛蓬蓬的小辮。邻家的小猫跳上窗台，蹲踞在小环的腿上，猫像取暖似的迟缓的把眼睛睁开，又合拢来。

远处的山反映着种种样的朝霞的彩色。山坡上的羊群，牛群，就像小黑点似的，在云霞里爬走。

小环不管这些，只是在梳自己毛蓬蓬的小辮。

二

在村里，王妹子，愣三，竹三爷，这都是公共的名称。是凡佣工阶级都是这样简单，而不变化的名字。这就是工人阶级一个天然的标识。

王妹子坐在王阿嫂的身边，炕里蹲着小环，三个人寂寞着在。后山上不知是什么虫子，一到中午，就吵叫出一种不可忍耐的幽默和凄怨的情绪来。

小环虽是七岁，但是就和一个少女般的会忧愁，会思量。她听着秋虫吵叫的声音，只是用她的小嘴在学着大人叹气。这个孩子也许因为母亲死得太早的缘故？

小环的父亲是一个雇工，在她还不生下来的时候，她的父亲就

死了！在她五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又死了。她的母亲是被张地主的大儿子张胡琦强奸而后气愤死了的。

五岁的小环，开始做个小流浪者了！从她贫苦的姑家，又转到更贫苦的姨家。结果为了贫苦，不能养育她，最后她在张地主家过了一年煎熬的生活。竹三爷看不惯小环被虐待的苦处。当一天王阿嫂到张家去取米，小环正被张家的孩子们将鼻子打破，满脸是血，王阿嫂把米袋子丢落在院心，她走近小环，给她擦着眼泪和血。小环哭着，王阿嫂也哭了！

有竹三爷做主，小环从那天起，就叫王阿嫂做妈妈了！那天小环是扯着王阿嫂的衣襟来到王阿嫂的家里。

后山的虫子，不间断的，不曾间断的在叫。王阿嫂拧着鼻涕，两腮抽动，若不是肚子突出，她简直瘦得像一条龙。她的手也正和爪子一样，为了拔苗割草而骨节突出。她的悲哀像沉淀了的淀粉似的，浓重并且不可分解。她在说着她自己的话：

——王妹子，你想我还能再活下去吗？昨天在田庄上张地主是踢了我一脚。那个野兽，踢得我简直发昏了，你猜他为什么踢我呢？早晨太阳一出就做工，好身子倒没妨碍，我只是再也带不动我的肚子了！又是个正午时候，我坐在地梢的一端喘两口气，他就来踢了我一脚。——

拧一拧鼻涕又说下去：

——眼看着他爸爸死了三个月了！那是刚过了五月节的时候，那时仅四个月，现在这个孩子快生下来了！咳！什么孩子，就是冤家，他爸爸的性命是丧在张地主的手里，我也非死在他们的手里不可，我想谁也逃不出地主们的手去——

王妹子扶她一下，把身子翻动一下：

——哟！可难为你了！肚子这样你可怎么在田庄上爬走啊？——

王阿嫂的肩头抽动得加速起来。王妹子的心跳着，她在悔恨的跳着，她开始在悔恨：

——自己太不会说话，在人家最悲哀的时节，怎能用得着十分体贴的话语来激动人家悲哀的感情呢？

王妹子又转过话头来：

——人一辈子就是这样，都是你忙我忙，结果谁也不是一个死吗？早死晚死不是一样吗？——

说着她用手巾给王阿嫂擦着眼泪，揩着她一生流不尽的眼泪：

——嫂子你别太想不开呀！身子这种样，一劲忧愁，并且你看着小环也该宽心。那个孩子太知好歹了！你忧愁，你哭，孩子也跟着忧愁，跟着哭。倒是让我做点饭给你吃，看外边的日影快晌午了！——

王妹子心里这样相信着：

——她的肚子被踢得胎儿活动了！危险……死……

她打开米桶，米桶是空着。

王妹子打算到张地主家去取米，从桶盖上拿下个小盆。王阿嫂叹息着说：

——不要去呀！我不愿看他家那种脸色，叫小环到后山竹三爷家去借点吧！——

小环捧着瓦盆爬上坡，小辫在脖子上摔搭摔搭的走向山后去了！山上的虫子在憔悴的野花间，叫着憔悴的声音啊！

三

王大哥在三个月前给张地主赶着起粪的车，因为马腿给石头折断，张地主扣留他一年的工钱。王大哥气愤之极，整天醉酒，夜里不回家，睡在人家的草堆。后来他简直是疯了！看着小孩也打，狗也打，并且在田庄上乱跑，乱骂。张地主趁他睡在草堆的时候，遣人偷着把草堆点着了！王大哥在火焰里翻滚，在张地主的火焰里翻滚；他的舌头伸在嘴唇以外，他嚎叫出不是人的声音来。

有谁来救他呢？穷人连妻子都不是自己的。王阿嫂只是在前村田庄上拾土豆，她的男人却在后村给人家烧死了。

当王阿嫂奔到火堆旁边，王大哥的骨头已经烧断了！四肢脱落，脑壳直和半个破葫芦一样，火虽熄灭，但王大哥的气味却在全村漂漾。

四围看热闹的人群有的擦着眼睛说：

——死得太可怜！——

也有的说：

——死了倒好，不然我们的孩子要被这个疯子打死呢！——

王阿嫂拾起王大哥的骨头来，裹在衣襟里，她紧紧的抱着，她发出啁天的哭声来。她这凄惨沁血的声音，遮过草原，穿过树林的老树，直到远处的山间，发出回响来。

每个看热闹的女人，都被这个滴着血的声音诱惑得哭了！每个在哭的妇人都在生着错觉，就像自己的男人被烧死一样。

别的女人把王阿嫂的怀里紧抱着的骨头，强迫的丢开，并且劝说着：

——王阿嫂你不要这样啊！你抱着骨头又有什么用呢？要想

后事。——

王阿嫂不听别人，她看不见别人，她只有自己。把骨头又抢着疯狂的包在衣襟下，她不知道这骨头没有灵魂，也没有肉体，一切她都不能辨明。她在王大哥死尸被烧的气味里打滚，她向不可解脱的悲痛里用尽了她的全力攒呵！

满是眼泪，小环的脸转向王阿嫂说：

——妈妈，你不要哭疯了啊！爸爸不是因为疯才被人烧死的吗？——

王阿嫂，她不听到小环的话，鼓着肚子，涨开肺叶般的哭。她的手撕着衣裳，她的牙齿在咬嘴唇。她和一匹吼叫的狮子一样。

后来张地主手提着苍蝇拂，和一只阴毒的老鹰一样，振动着翅膀，眼睛突出，鼻子向里勾曲，调着他那有尺寸的阶级的步调从前村走来，用他压迫的口腔来劝说王阿嫂：

——天快黑了！还一劲哭什么！一个疯子死就死了吧！他的骨头有什么值钱。你回家做你以后的打算好了！现在我遣人把他埋到西岗子去。

说着他向四周的男人们下个口令：

——这种气味……越快越好！——

妇人们的集团在低语：

——总是张老爷子，有多么慈心，什么事情，张老爷子都是帮忙的。——

王大哥是张老爷子烧死的，这事情妇人们不知道，一点不知道。田庄上的麦草打起流水样的波纹，烟筒里吐出来的炊烟，在人家的房顶上旋卷。

苍蝇拂子摆动着吸人血的姿势，张地主走回前村去。

穷汉们，和王大哥同类的穷汉们，摇煽着阔大的肩膀，王大哥的骨头被运到西岗上了！

四

三天过了！五天过了！田庄上不见王阿嫂的影子，拾土豆和割草的妇人们嘴里念道这样的话：

——她太辛苦了！肚子那么大，真是不能做工了！

——那天张地主踢了她一脚，五天没到田庄上来。大概是孩子生了，我晚上去看看。——

——王大哥被烧死以后，我看王阿嫂就没心思过日子了！一天东哭一场，西哭一场的，最近更厉害了！那天不是一面拾土豆，一面流着眼泪？——

又一个妇人皱起眉毛来说：

——真的，她流的眼泪比土豆还多。——

另一个又接着说：

——可不是吗？王阿嫂拾得的土豆，是用眼泪换得的。——

在激动着热情，一个抱着孩子拾土豆的妇人说：

——今天晚上我们都该到王阿嫂家去看看，她是我们的同类呀！——

田庄上十几个妇人用响亮的嗓子在表示赞同。

张地主走来了，她们都低下头去工作着。张地主走开，她们又都抬起头来；就像被风刮倒的麦草一样，风一过去，草梢又都伸起来；她们说着方才的话：

——她怎能不伤心呢？王大哥死时，什么也没给她留下。眼看又来到冬天，我们虽是有男人，怕是棉衣也预备不齐。她又怎么办呢？小孩子若生下来她可怎么养活呢？我算知道，有钱人的儿女是儿女，穷人的儿女，分明就是孽障。——

——谁不说呢？听说王阿嫂有过三个孩子都死了！——

其中有两个死去男人，一个是年轻的，一个是老太婆。她们在想起自己的事，老太婆想着自己男人被车轧死的事，年轻的妇人想着自己的男人吐血而死的事，只有这俩妇人什么也不说。

张地主来了！她们的头就和向日葵般在田庄上弯弯的垂下去。

小环叫喊声在田庄上，在妇人们的头上，响起来：

——快……快来呀！我妈妈不……不能，不会说话了！——

小环是一个被大风吹着的蝴蝶，不知方向，她惊恐的翅膀痉挛着在振动。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急得和水银似的不定形的滚转。手在捉住自己的小辫，跺着脚破着声音喊：

——我妈……妈怎么了？……她不说话呀……不会呀！——

五

等到村妇挤进王阿嫂屋门的时候，王阿嫂自己在炕上发出她最后沉重的嚎声，她的身子是被自己的血浸染着，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、新的动物在挣扎。

王阿嫂的眼睛像一个大块的亮珠，虽然闪光而不能活动。她的嘴张得怕人，像猿猴一样，牙齿拼命的向外突出。

村妇们有的哭着，也有的躲到窗外去，屋子里散散乱乱，扫帚

水壶，破鞋，满地乱摆。邻家的小猫蹲缩在窗台上。小环低垂着头在墙角间站着，她哭，她是没有声音的在哭。

王阿嫂就这样的死了！新生下来的小孩，不到五分钟也死了！

六

月亮穿透树林的时节，棺材带着哭声向西岗子移动。村妇们都来相送，拖拖落落，穿着种种样样擦满油泥的衣服，这正表示和王阿嫂同一个阶级。

竹三爷手携着小环，走在前面。村狗在远处受惊的在叫。小环并不哭，她依恃别人，她的悲哀似乎分给大家担负似的，她只是随了竹三爷踏着贴在地上的树影走。

王阿嫂的棺材被抬到西岗子树林里。男人们在地面上掘坑。

小环，这个小幽灵，坐在树根下睡了！林间的月光细碎的飘落，在小环的脸上。她两手扣在膝盖间，头搭在手上，小辫在脖子上给风吹动着，她是个天然的小流浪者。

棺材合着月光埋到土里了！像完成一件工作似的，人们扰攘着。

竹三爷走到树根下摸动小环的头发：

——醒醒吧！孩子！回家了。——

小环闭着眼睛说：

——妈妈，我冷呀！——

竹三爷说：

——回家吧！你哪里还有妈妈？可怜的孩子别说梦话！——

醒过来了！小环才明白妈妈今天是不再搂着她睡了！她在树林

里，月光下，妈妈的坟前，打着滚哭啊！……

——妈妈啊！……你不要……我了！让我跟跟跟谁睡……睡觉呀？

——我……还要回到……张……张张地主家去挨打吗？——她咬住嘴唇哭。

——妈妈！跟……跟我回……回家吧！……

远近处颤动这小姑娘的哭声，树叶和小环的哭声一样交接的在响，竹三爷同别的人一样在擦揉眼睛。

林中睡着王大哥和王阿嫂的坟墓。

村狗在远近的人家吠叫着断续的声音……

一九三三，五，二一

看风筝^①

——

拖着鞋，头上没有帽子，鼻涕在胡须上结起网罗似的冰条来，纵横的网罗着胡须。在夜间，在冰雪闪着光芒的时候，老人依着街头电线杆，他的黑色影子缠住电杆。他在想着这样的事：

——穷人活着没有用，不如死了！——

老人的女儿三天前死了，死在工厂里。

老人希望得几个赡养费，他奔波了三天了！拖着鞋奔波，夜间也是奔波，他到工厂，从工厂又要到工厂主家去。他三天没有吃饭，实在不能再走了！他不觉得冷，因为他整个的灵魂在缠住他的女儿，已死了的女儿。

半夜了！老人才一步一挨的把自己运到家门，这是一件多么不

^① 首刊于1933年6月30日《哈尔滨公报》副刊《公田》，署名悄吟。

容易的事：胡须颤抖，他走起路来谁看着都要联想起被大风吹摇就要坍塌的土墙，或是房屋。眼望砖瓦四下分离的游动起来。老人在冰天雪地里，在夜间没人走的道路上筛着他的胡须，筛着全身在游离的筋肉。他走着，他的灵魂也像解了体的房屋一样，一面在走，一面摊落。

老人自己把身子再运到炕上，然后他喘着牛马似的呼吸，他全身的肉体摊落尽了，为了他的女儿而摊落尽的，因为在他女儿的背后埋着这样的事：

——女儿死了！自己不能做工，赡养费没有，儿子出外三年不见回来。——

老人哭了！他想着他的女儿哭，但哭的却不是他的女儿，是哭着他女儿死了以后的事。

屋子里没有灯火，黑暗是一个大轮廓，没有线条，也没有颜色的大轮廓。老人的眼泪在他有皱纹的脸上爬，横顺的在黑暗里爬，他的眼泪变成了无数的爬虫了，个个从老人的内心出发。

外面的风在嚎叫，夹着冬天枯树的声音。风卷起地上的积雪，扑向窗纸打来，唰唰的响。

二

刘成在他父亲给人做雇农的时候，他在中学里读过书，不到毕业他就混进某个团体了！他到农村去过。不知他潜伏着什么作用，他也曾进过工厂。后来他没有踪影了！三年没有踪影。关于他妹妹的死，他不知道，关于他父亲的流浪，他不知道，同时他父亲也不